

帝將紀聞

全



民国高厚军政内幕

1773184



\*44054678\*

席将秘闻

——  
民国高层军政内幕

周全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高原

封面美术：陈恭盛

虎将秘闻

周全

责任编辑：高原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

（北京市太平桥大街2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核工业中南三〇六印刷厂

\*

787×1092毫米·32开本·13.5印张

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

印数1—1,5000册

ISBN 7—5034—0163—x

定价：5.6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民国总统蒋介石以领袖至上而神圣不可冒犯，唯佩剑将军陈明仁敢与之顶撞而又以总统娇妻婉转调停才春风化雨。

四平街一战，陈明仁锋芒毕露，成为国共两军瞩目的虎将……。

打东莞，克惠州，战巨鹿，千秋功过，留给风流将军。麻将场上，不失大将风度；花街柳巷，也显人间温情。

文章历史地记叙了陈明仁将军投笔从戎，深造于黄埔军校，三投蒋介石的坎坷情节。真实地再现了将军对总统的投、报、怨、惊、气、抗。瞒天过海，最终与蒋家王朝彻底决裂的恩恩怨怨。

全书情节壮阔，细节生动感人，缠绵情感与戎马生涯融为一体，从反共虎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而一气呵成。是一本可读性、知识性、珍藏性极强的传记文学。

# 目 录

第一章	三投蒋介石	( 1 )
第二章	三报蒋介石	( 44 )
第三章	三怨蒋介石	( 84 )
第四章	三惊蒋介石	( 125 )
第五章	三气蒋介石	( 196 )
第六章	三抗蒋介石	( 243 )
第七章	三瞒蒋介石	( 294 )
第八章	三促蒋介石	( 365 )
编 后		

# 第一章 三投蒋介石

## 一、打不死的扁嘴巴

“打死你，打死你……”

一位白发苍苍然而精神十足的六十岁老嫠，手里拿着一根粗硬的箴刷丫枝，在使劲地抽打着一个赤膊后生；打一下背脊上就显出一道血印，打多了就血糊糊的痛得钻心。乡里人叫这种打法为“竹筒子炒肉”，似乎是一顿美餐，其实是一椿苦刑，人人都怕受。

但是，此刻这位挨打的年青后生一点也不怕，他扁着嘴巴咬紧牙巴霸蛮受着，一声不吭……

“你告饶！你认错呀！”老嫠还是一边吼着一边抽着。

“……”年青汉子还是扁着嘴巴不肯回答。

“哎呀！打死人了！”一位年青的媳妇左手抱着一个孩子，右手还牵着一个孩子，尖声尖叫地往门外奔去；四处为她挨打的丈夫搬救兵。

“娘，算了！莫打了！”一位中年汉子闻声赶来，边拦边劝地说。

“不行，他不认错，我就要打死他！”老嫠怒气难消地又抽了一下。

“那就歇一下气再打！”中年汉子采取了一个缓兵之计，因为，看今天这个神气，年青后生不会认错，老嫉驰也不得罢手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宣布“暂停”了。

老嫉驰究竟上了年纪，挨打的人没告饶，她这位打人的人早已气喘吁吁而不能不停了；于是，乐得做个顺水人情，在没有损害威严的情况下，回房休息喝茶去了。但手里的箒刷丫枝仍然紧紧地抓着没放，表示还要再打的……

然而，中年汉子早已把这位打不死的扁嘴巴拉到后边，给他背脊上搽点“二百二”红药水，叫他从后门回学校去避避风……

晚上，年青人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仍然扁着嘴巴不啻一声地在批改学生作业。

他颇长个子，平头虎额，两道剑眉，直插发鬓，分明是一副纠纠武士的仪容；然而，这一身的打扮呢？身穿蓝布长衫，脚踏圆口布鞋，手里拿着一管半寸羊毫，不时地蘸着红墨水在圈圈点点，又分明是一副教书先生的神态。

这，实在是有些不太协调呵！

本来嘛，他今年才二十出头，就已经当上家乡——醴陵东乡白兔潭小学的老师了，三年前，他考进长沙兑泽中学读初中时，还是个学生娃，三年后，一毕业就来教别人了；山区的小学生，有的比中学生年纪还大，有的比老师的个头还高，也许是为了在学生们面前维护师道尊严吧？他才不得不成天扁着嘴的……

其实，他这个习惯，并不是当了老师之后才养成的。说也不足为怪，当时的山区时兴早婚，他十三岁就做了新郎，十五岁就当了父亲，当然，比起那些“十八大姐九岁

郎”来，这算不得什么！不过，为了在儿女们面前维护父道尊严，他这嘴巴也不得不早在七、八年前就开始扁上啰……

这，自然更有些不协调了！

然而，此时此刻，使他感到极不协调的事，还是当个山村教师太不值钱太没出息了，一年辛苦到头，赚得几担毛谷，只够自己穿衣吃饭，根本无法养活老婆孩子，还不如几个在家作田的兄弟哩！

“唉！这年头，教书的不如喂猪的！”他想到这里，把红笔一甩，又自嗟自叹起来……

其实，那年头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不是书读错了，而是书读少了，还没读出个名堂，要不，自己也不会蹲在这小山沟里，吃粉笔灰当教书匠了。

因此，他就一直想再出去读书；但是，总揽家中一切经济大权的老婆却高低不肯，说好说歹也不许再读。今天，婆孙俩争吵起来，较量结果是吃了那餐“竹筍子炒肉。”

这时，伤口还在阵阵发痛，眼前也似乎更加发暗了。因为，掺水过多的煤油烟雾把玻璃罩熏了个乌漆抹黑，使灯的照明作用趋近于零。

他无心擦拭灯罩，只是痴痴呆坐默默咀咒起来。

当时正是公元一九二四年，整个中国大陆正处于南北对峙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，外国列强为了让中国永远沦为他们的半殖民地，次殖民地，总是挑动这个省打那个省，支持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；从而两败俱伤，谁也摆脱不了外国人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，连日常照明用的煤油，也依赖于他们的供给……

当时的湖南，名义上是独立于南北之间，实行所谓“省



究”，标榜“中立”，但同样隶属列强经济侵略的范围，英国人就在这儿大量倾销劣质煤油，国内奸商更乘机仗势掺水掺假，使人民苦不堪言、怨声载道……

“唉！——”想到这里，他又扁着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顺势调整了一下默坐的姿势，用双手托着双颊，朝窗外那轮皎洁的圆月望去……

他想：月球上的广寒宫中，不是也有一只白兔吗？想必也有一个白兔潭了！要是自己能够突生双翼展翅高翔，从这个白兔潭飞向那个白兔潭，该多好啊！

这时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他侧耳倾听，很快就识辨出是妻子来了，她走路与众不同，老是那么轻脚轻足，像生怕打扰了丈夫的工作和休息似地……

于是，他赶紧起身，开门迎上去：“芳如，这么晚了你还来？”

“嗯，孩子们都睡了，我才来的。”

谢芳如就是那位搬救兵的角色，比丈夫大一岁，是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她生得圆脸大眼，富态大方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双眼眯成一条缝，使人感到特别的可亲；她就住在丈夫陈家——距小学七、八里的洪源冲，经常摸夜路到陈家祠堂学校所在地来探望丈夫，带点宵夜的食物给丈夫吃，和他闲聊一会儿、温存一会儿，然后独个儿又摸着夜路走回去……

“今晚就别回去了吧？”丈夫常说。

“不行！孩子们醒来，要哭的。”

“我送送你。”

每次，丈夫不放心，把她送到家，她又不放心，把丈

夫再送半程，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分手……

“今天，你进城赶场了吗？”丈夫问。

“去了！在城里碰见了你的同学左权和邓文仪，他俩还写了这封信给你。”

“呵！？”他连忙拆信一看，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几行字：

“子良仁兄如见：

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大元帅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，并以蒋中正氏任校长，弟等均拟前往报考；兄一向抱负非凡，想必不甘落后，特函相邀，盼能同行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也！望早作抉择。余删，顺颂  
教祺！

弟左权、邓雪水

即日亲笔

“呵？太好了！”这位被称作“子良”的仁兄看完信后，兴奋地跳了起来，他把妻子拦腰抱起，雨点似地亲；还车轮似地打了十几个大转转……

当时，孙中山的大名，在湖南一般有志青年中颇有吸引力，他们还知道孙先生跟前有两个接班人，文的是汪精卫，武的是蒋中正，也就是蒋介石，而对于决心弃文就武的年青人来说，就更加向往蒋介石了。

但是，谢芳如却无法理解和分享丈夫此时此刻的欢乐心情……

她被转得头昏目眩地，问：“究竟什么好事？”

“我要投笔从戎了！”说着，又抱起妻子要亲要转……

“呃——什么投壁肿凶的！？把我头转晕了，可真要投到墙壁上，肿得凶凶的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整个祠堂里回荡起他从未曾有过的洪亮笑声，笑得隔壁几位老师莫名其妙，笑得谢芳如傻傻乎乎地，也陪着笑起来，双眼眯成了一条缝……

## 二、投笔从戎

笑过之后，陈子良向妻子解释说：“投笔从戎，就是把笔甩了，去从军，弃文就武。”

“好好的笔，为什么要甩了呢？”谢芳如还是不懂地问个不停，她并不嫌丈夫这个靠笔杆吃饭的读书人，并不嫌他不如自己这个喂猪的，家中的负担即使全搁在她一人肩上，她也心甘情愿，绝无怨言……

“芳如，如今世道，是一个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的年代，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呀！”

“大丈夫？”谢芳如仍然迷惑不解地想：几年前，还明明是自已一位小丈夫嘛，怎么就成了大丈夫了，你长一岁，我也长一岁，哪年哪月你也大不了我的。

“就是伟大的志士豪杰，只有奋战沙场，马革裹尸而还，方显出英雄本色呀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马革么格？”

“就是在战场上打死了，用马皮包着尸体回来……”

“哎呀！那怎么行呢？好好地为什么要去死呢？……”说着说着，谢芳如要哭起来。

一会儿，整个祠堂里回荡起这从未有过的凄婉哭声，哭得隔壁几位老师再一次不明究竟；哭得陈子良也傻傻乎

乎地了，也陪着眼圈儿湿润起来，嘴巴扁得铁紧……

谢芳如是个糯米做的糍粑心，见丈夫这副难过的样子，不禁懊悔起来，怪难为情地赶忙擦干了眼泪，又把手绢递过来给丈夫。

陈子良接过手绢，仍给妻子擦泪，宽慰地说：“哪里就会死呢？兴许在外面建功立业，衣锦还乡，你和孩子们不就享福了吗？”

“我不求享福，只求你好！”

“可我围在这山沟里，是活受罪呀！你看，才教一年书，人就象老了上十岁！”

“这……”谢芳如不做声了，她知道：丈夫这句话讲的是实情，这份罪倒不完全是由于教师收入菲薄，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家中长辈的闲言杂语，冷嘲热讽。

丈夫十三岁那年，母亲就患了重病，小两口结婚“冲喜”，也没能冲好所患的绝症；反而被一般三姑六婆把谢芳如说成是“扫把星”，要“克”婆，还要“克”夫，这使丈夫也跟着怏了不少气。第二年怀了孕，生下的是一个女孩，“赔钱货”，不久又夭折了，背地里的闲话就更多了。幸亏她不知书而明理，凡事总是豁然大度，总是笑眯眯地；她操劳家务尤其勤奋。一家人的茶饭，老少们的衣裳，都由她包做包洗；任劳任怨默默耕耘，近三年又为陈家添了两个胖孙孙，这才算稍稍稳住了阵，站伸了腰……

接着，父亲陈保廉又讨了填房，家中人丁兴旺了，后娘又生了五个兄弟，按明字辈和江湖上仁，义，礼，智，信五德取名，陈子良又名陈明仁，下面为明礼、明智、明信、明陶，都很小，都依仗陈明仁这位长子，偏偏他又读了书作不了大用，

赚不到大钱，作田使牛的重活仍落在年过半百的父亲头上。

老媪是一位强干而精明的老人，她怜惜陈明仁父亲的处境，坚持不许陈明仁的伯伯分家，以便让几个强劳力来弥补弱者；老人的苦心可知，但是，话也相当难听，常说：“我一路走来就是不赞成仁伢子读书的，他偏要读！读了有什么屁用？还要人家来帮他养家活口，真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……”

陈明仁听到这些冷言冷语，常常是扁起嘴巴不做声，默默地忍受着；但是，有时候听多了，听烦了，就和祖母顶撞起来，就要挨一顿打收场，就要避到学校不回家……

于是，谢芳如就开始了来回摸夜路的日子，有时候，去早了或是回迟了，小孩哭啼，还得挨老媪的咒：“骚货，崽都不要了！”

想起这些艰难，谢芳如也未尝不想丈夫改换一下环境，兴许“投笔从戎”会投出个什么名堂，“马革裹尸”会裹回来一些好处的。

“怎么样？”陈明仁见妻子神态似乎有些松动，便轻轻问道。

“我没什么，只怕媪不肯。”

“我们不找她，只找爹爹要点钱，就走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晚就去讲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于是，夫妻俩关了窗户锁了门，就直奔洪源冲；他们悄悄地进屋，悄悄地来到父亲房中，悄悄地恳求说：“爹，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只要您老人家给二十块

光洋做路费，到了广州就什么都不要家里负担，我从此以后也不再问家里要钱，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陈保廉坐在床前，叼着旱烟袋，久久地沉思着，似乎又在想什么缓兵之计……

但是，这事还是被精明过细的娼驰发现了，她从进屋的脚步声就辨识出孙子已经回来，平时挨打后，十天半月不回，今日必然有事，于是，她悄悄地来听壁脚，只听见他们父子在说话：

“到广州干什么？”

“读黄埔军校，孙中山办的！”

“这……”陈保廉又沉思起来。

“如今中国有好几派军队，好几个军校，只有黄埔办得最好！”

“你考得起吗？”

“左权、邓文仪考得起，我就考得起。”

“等他们考起你再去嘛！”

“那就迟了！”

陈明仁早就防备了父亲这一手，根本不让他的缓兵之计得逞……

### 三、瞒天过海

这时的陈保廉，始终沉思未语，闷不作声……

他在方圆数十里的洪源冲一带，也算是个开通而有名气的人物。平日为人正直，敢作敢为；虽然从小没有跨进学堂门，但却比一般读书人还会“讲理”。族上有事，常常

请他去当“角色”，讲公话。有一年，陈氏家族有一个姑娘嫁到外村，受尽公婆和丈夫的折磨，无处投诉；娘家几次托族人上门去“讲理”，都被夫家用粪水泼回，进不得屋，拢不得边。最后，请陈保廉出马。

这天，陈保廉欣然应诺而去，迎面相遇的又是一担大粪和两只木瓢；不等陈保廉开口，就准备直泼过来。他却毫无畏怯，抢步上前，一只手提起一只粪桶，直奔对方堂屋；顺手操起两只粪瓢，先将粪水泼满一地，然后再坐下来“讲理”。

这一次，他首先给了对方一个下马威；然后，再说得人家理屈词穷。终于迫使对方不得不答应立字认错，放“千子响”鞭炮登门陪礼……

因此，他无论在外面，或是在家里都是个极有威信的老者；他话不多，却极有分寸，气不大，却很有威力。陈明仁很敬畏他，而并不害怕那威严失度，利害过头的祖母大人。

这时的陈保廉心中有数，也晓得孙中山是个人物；自己儿子去报考黄埔军校是件大好事，是个好机会。小时候起，他就看准了儿子是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，因缘时会，应该成全他才对。

“只怕嫉驰……”

“我们可以不告诉她老人家，来个瞒天过海嘛！”陈明仁见父亲有些松动，就乘机献计说。

“什么？想瞒我？”祖母听到这里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推门而入，指着陈明仁呵斥说：“还要读书？你伯伯的崽作田，让你在长沙读了三年中学，还不知足，还要到广州去

读？莫想偏了脑壳！”

“要去！我红黑要去！”这红黑二字是陈明仁的口头禅，发起急来，就常常脱口而出。

“不准，我红黑不得拿钱！”

“这……”陈保廉为难起来，让娣驰知道了这件事就伤脑筋了。

这时陈保廉想：讲道理是讲不过儿子的，只有动之以情了：“仁伢子，你看娣驰老子！未必还让她老人家怄气？爹爹我也上了年纪，未必还要我来帮你养家活口么？明义是伯伯的儿子，总不能让他做牛做马为全家干一辈子呵！”

几句话十分入理，说得陈明仁不作声了……

“仁伢子，我知道你入了军校，必然如虎添翼，会成为一员虎将；可我当年送你入学，是望子成龙，而不是成虎呵！”

几句话十分动情，说得陈明仁眼圈儿红了……

确实，他从长到有一支步枪高的时候起，就一直想弃文习武，出外当兵；每次总是爹爹几句话讲得他软了下来。父亲让他过早成婚，也是想系住他的心，缠住他的脚；可是，他始终没有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他给两个儿子一个取名扬钊，一个取名扬铨；就是念念不忘扬刀弄枪，成为虎将……

“仁伢子，收了这条心吧！就是娣驰和我肯了，芳如也不会愿意嘛！”陈保廉始终按情按理耐心耐烦地说着。

“爹，娣驰，我没什么，让他去算了啰！”谢芳如也跟着进来了，而且出人意外地插了这么一句话。



“这？”陈保廉惊诧起来。

“不行！”娼驰又怒吼起来，指着谢芳如呵斥说：“我们大人在为你做恶人，你倒做好人，贱东西！”

于是，小俩口都各自挨了一顿骂，忍气吞声地回到了房里。

这时，孩子们正哭闹得不亦乐乎，而娼驰又还在隔壁骂个不停，陈明仁心烦意乱，又赌气冲出了大门……

按照陈明仁的烈性和犟气，这次和娼驰闹翻之后，就完全可以不辞而别一去不归；但是，想到爹爹的慈祥，芳如的痴情，他不忍心这样做，他是个面若冰霜而心如烈火的重感情的人。

这时，云遮雾掩，月亮已经被挡盖得无影无踪；加之，一路纳闷，心不在焉，竟然走迷了路，来到一个单家独屋的小酒店里。

他不顾自己身无半文，竟然赊了一斤烧酒，放怀豪饮起来……

楼上，似乎有人在“赌宝”，他乘着酒兴，摸上楼去。心想：要是手气好，赢它三五十，岂不有了路费么？不要娼驰出钱，而且还留给她养家费一二十，兴许老人会同意的……

于是，他在赌桌前坐下来，从右手无名指上，轻轻地取下了那只白银戒指……

这戒指，还是小俩口结婚那年，一同进城，一同来到县城唯一的那家金银首饰店里，端详了许久，商量了许久，才毅然决心买下来的。

“爹说，给你买个带钻石的金戒指。”陈明仁附着妻子